

# 從觀夢者變成造夢者 將人生百態說成故事

文：李耀華 79 忠

### 走入這一行的因緣

說起進入電影這一行，跟在北一女念書的那段期間，是有密切關聯的。那時候，正好真善美藝術電影院剛開始，這是台灣第一個以藝術電影放映為主的電影院，因為離學校近，我幾乎每個星期六下午都去看電影。除了藝術電影院，因為學校鄰近西門町，是台北市電影院聚集的地方，因此也會利用地利之便，去看各類不同的電影。受到父母親的影響，我從小就喜歡電影，但高中這段時間每周固定的電影洗禮，確實對我日後從事這個行業，有很大的影響。

### 從業與影迷的差異

我在西元 2000 年，結束美國的學業與工作回台灣之後，就進入電影圈工作。我是學法律的，為什麼會義無反顧地進入電影這一行，就是因為太喜歡電影了，覺得不自己試著做做看，會有遺憾。也因為父母親支持，我返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電影發行公司服務。從一個單純喜歡電影的影迷變成以電影維生的人，中間最難的心態轉變，就是要接受每一部電影都是有價錢、有數字的。每一部片子有製作成本，每一部片子有票房計算機會，每一部片子有版權銷售賣價，這些數字必須都要考慮進去，才能決定一部片子是否可以啟動，可以開拍。原本對於電影單純、主觀的欣賞和喜好，在轉換成為職業的時候，都要被理性的拋開了。也因為那兩年發行工作的經驗，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大影展的市場學習，知道影片進入市場後是如何被推廣、行銷，創作者、影迷與廣大觀

眾之間口味的差異。這對日後轉做製片人，都是很寶貴的經驗。

### 製片人扮演的角色

製片人的工作，簡單說，就是把一部片子製作出來，從故事發想開始，到找人（包括幕前演員，以及幕後的工作人員，甚至導演等），找資金，完成影片監督製作，安排發行上映，參加國內外影展，規劃國內外版權銷售等等，也可以說是一部片子的催生與完成者。

製片人的工作也可以分成幾種不同的方式，例如我的第一部電影《十七歲的天空》，是從劇本發想創作開始，到最後國內外上映完成，都是由我跟另一位製片人夥伴完成；2009 年參與，代表香港角逐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淚王子》，以及 2016 年剛完成的《德布西森林》，是導演帶著劇本來台灣拍攝，我負責預算以及現金管控，組織製作班底；《痞子英雄首部曲》，則是負

責全片的預算以及製作進度管控；《露西》與《太平輪》，則是負責台灣地區的預算與製作進度管控，以及所有外來工作同仁在台的交通住宿安排。

不同於劇情片製作的，還有紀錄片。劇情片的第一個要素是劇本，而紀錄片的第一步是拍攝主題與對象，因此在製作紀錄片時，雖然製作流程與劇情片大同小異，但比較要花心力的，是決定拍攝對象以及如何從這些被拍攝者身上，拿到你想要的故事，例如我製作過的兩部紀錄片，一個是以自閉症兒童為主題的《遙遠星球的孩子》，另一個則是以台灣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歌浪潮為命題的《四十年》，這兩部紀錄片的先決工作，都是必須先鎖定影片要講的主題，例如民歌紀錄片，我們把主題設定在青春與時間，在鎖定主題之後，再去選擇被拍攝對象，最後則是大量的訪談與跟拍，希望拿到最多，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拍攝素材，使影片的內容更豐富。

### 從事製片應有的能耐

在這十幾年電影製片的生涯，我自



己的心得是，要做好這份工作，除了必須對電影有無止盡的熱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解決問題的耐性，因為電影是人的事業，大家在銀幕上看到的成品，是上百甚至上千人共同努力的成果，每一部電影的製作，不包括劇本研發階段，都是最少半年，多則兩三年的時間，最後給大家看到的，是兩個小時最完美的成果。這中間牽扯到的人員、財務，大大小小的事務，多如牛毛，即使計畫做的多麼仔細，變數還是很大，因此考驗的是製片解決問題以及調度人力物力的能力。可能遇到的問題，大到拍到一半



錢不夠了，演員檔期沒有了，拍攝場景出問題了，小至交通車出狀況，餐飲有問題，現場服裝或道具出了差錯等等，都需要馬上處理與解決，因為一個電影拍攝現場，少則三四十人，多達數百人，分分秒秒都有拍攝進度與預算的壓力。因此，一個製片除需具有耐性，還要有強大的抗壓力、體力和判斷力。現場如果導演、演員，或是工作人員鬧情緒，更是要負責出面安撫，如果不是有一顆強大的心臟，很難把這份工作做好。在跟國外的團隊工作時，除了一般電影製作過程中會發生的狀況外，尚有文化差異與語言隔閡衍生的問題，需花更多心思處理與解決。

### 影藝世界似真如夢

從一個單純喜歡電影的人，到進入電影這個行業，可以說是從觀夢者變成造夢者的歷程，但不變的是，這兩種角色都是愛做夢的人。電影透過影像，將



人生百態說成故事，這是一個虛實交錯的世界，我們身為說故事的人，時時刻刻都生活在真實與虛幻之間，除了這個行業本身特性造就參與者的性格較具彈性外，與媒體、名人之間的相處，虛實之間的拿捏，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。■